



海风暖暖

著

我在记忆深处 等你



悬疑、爱情

律师小白 VS 幕后老板

遇见你，
从此我的世界天翻地覆。

恨意的面纱终于揭开，
带着复仇之心的白东将黑暗之手伸向唐果。
向死而生的经历，
能否让唐果和曹星光看清爱情的模样？

一切从相信爱开始，自此深情不负。



远方出版社

我在记忆深处

等你

海风暖暖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记忆深处等你 / 海风暖暖著. —呼和浩特 : 远方出版社 , 2018.4

(紫水晶情感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555-1122-9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海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4640 号

我在记忆深处等你

WOZAI JIYI SHENCHU DENGNI

作 者 海风暖暖
责任编辑 云高娃
责任校对 云高娃
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
电 话 (0471) 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55mm × 225mm 1/16
字 数 277 千
印 张 19.25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55-1122-9
定 价 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序 永不回头

十二月的北京城，夜风有点凉。寒风过处，车水马龙，霓虹大厦，勾勒出这座城市的钢筋铁骨。

Iris进来汇报明天行程的时候，曹星光吸掉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。

“曹总，明天早上七点开股东大会，十一点是星海楼盘的竞标，下午吉星集团的老总邀请您参加一个酒会，晚上……”

曹星光伸手揉了揉眉心，说：“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”

Iris合上文件夹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明天是菲菲小姐的生日。”

曹星光拨动打火机的手指一僵，火苗直接燎到了指甲上。可看着稍稍变黑的指甲，曹星光却丝毫没有在意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”曹星光转头，看向窗外的黑夜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然后在Iris的手握住门把手的时候，及时叫住了她：“Iris，把刚才所有的行程都取消了吧。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Iris回答得很快，连身都没有转，还背对着曹星光。但在走出去的那一刻，还是问出了她一

直想知道的问题。她说：“曹总……星光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一直忘不掉她们吗？错的人从来都不是你啊！”

“我知道啊。”曹星光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手指按在冰凉的玻璃上，“可是我真的失去了她们。”

菲菲生日这天，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好到曹星光坐进驾驶室里，抬头看见车窗上明媚的太阳时，都吹起了口哨。他记得菲菲最喜欢这样的天气了。

一路前行，路况一如既往地堵。但今天的曹星光没有一丝一毫的烦躁，耐心地等在车辆的长龙里。这是他奉行了多年的规矩，空出一整天来陪菲菲过个生日。

沿路，曹星光买了菲菲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，买了菲菲最喜欢玩的芭比娃娃。路过公园的时候，曹星光甚至买了一大串气球，因为他记得菲菲最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了。

最后，曹星光把车开到了城郊的墓地。他坐在菲菲的墓前，打开了一瓶当年颜夏最爱喝的二锅头。当时因为颜夏的这个爱好，曹星光没少嘲笑她，说她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能喜欢喝酒？喝酒也就算了，还喜欢这么没档次的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没档次的酒，曹星光却坚持喝了这么多年。

也不是多爱这个酒，而是怀念你当年唇齿间的甜香。

作为颜家千金，今日酒会的小女主人，颜夏却素着一张脸，衣服是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连佩戴的首饰都没有。

而此时的曹星光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曹星光依旧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颜夏时的样子。

那是颜家举办的一场酒会，曹星光跟随父亲曹同参加。他在酒会外的小花园里第一次见到了颜夏。

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，身份上的优越感和骨子里的高傲让他不屑于搭讪任何平凡的女生。但此时站在他面前的颜夏对曹星光来说是不同的，如果非得说出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她激发了曹星光的雄性荷尔蒙。

爱情来的时候，人总是简单而肤浅的。

“嗨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吹风？”

颜夏转过身，手里却拿着一个酒瓶。她又喝了一口，挑着眉看了曹星光一眼，说：“小弟弟，在吹风的人是你，我这是在喝酒。”

颜夏的这一声小弟弟，直接把曹星光的脸都叫绿了。他颤抖着手指指着颜夏，说：“你……你说谁是弟弟？不对，我哪小了？啊？我哪小了？”

“哟，小弟弟这你可是难为我，眼见才能为实啊。要不，你脱了让我验明正身？”

那天的阳光也很好，颜夏说着流氓话，却洋溢着一张最纯净的脸。强烈的反差在曹星光的心里埋下了深刻的种子，那也是他看见的爱情最初的模样。

后来，曹星光通过朋友圈子，打听到这个叫颜夏的姑娘。

兄弟们说：“哟，咱们光哥的口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淡了？这种清汤挂面也能咽得下去？”

“听说这姑娘没在咱们圈子里跟谁谈过恋爱，我看啊，八成是个处女。光哥你可悠着点啊，这种处女最麻烦了，矫情！”

“没谈过恋爱就是处女了啊？你思想什么时候这么保

守了？”

.....

曹星光坐在酒吧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，手指间夹着一根烟，听着兄弟们胡扯着关于颜夏的事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总觉得今天的自己不能集中精力，想着念着的都是那条长长的白裙子和那张素着的小脸儿。

“不过光哥啊，这个姓颜的已经二十四岁了啊。听我一个在法国留学的哥们儿说，这妞正在巴黎大学攻读硕士。你不是最烦有文化的大龄女青年吗？”

烟头燃尽，烧到了曹星光的手指。曹星光丢掉烟头，甩了甩手指，恨恨地想，我还真是她“小弟弟”啊？这什么人生！

白驹过隙，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北京的阳光依旧很好，却再也见不到你当年的裙摆飞扬。而菲菲的墓前也已蒙上了尘埃。

颜夏，如果我们的菲菲还活着的话，她应该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吧？

颜夏，如果你还记得我，你知道你已经离开我十年了吗？

颜夏，无论我多么爱你，多么不能忘记你，你还是不会回来了，对不对？



第一卷 婚姻围城

- 第一章 女人品位 / 003
- 第二章 幕后老板 / 012
- 第三章 白色衬衫 / 021
- 第四章 名存实亡 / 030
- 第五章 我的少年 / 039
- 第六章 千千心结 / 048
- 第七章 风雨欲来 / 058
- 第八章 初见端倪 / 068
- 第九章 李代桃僵 / 078

第二卷 法津的温度

- 第一章 灰发青年 / 091
- 第二章 他答应的 / 100

- 第三章 心上的他 / 110
第四章 苍穹之爱 / 119
第五章 前世今生 / 129
第六章 人性本恶 / 139
第七章 偏离轨迹 / 149
第八章 没有退路 / 159
第九章 你救救我 / 170
后续：爱成永恒 / 180

第三卷 记忆深处的你

- 第一章 巴黎巴黎 / 187
第二章 黑色周末 / 197
第三章 故人归来 / 207
第四章 独一无二 / 217
第五章 此间少年 / 226
第六章 第二个他 / 236
第七章 爱如繁花 / 246
第八章 真实目标 / 256
第九章 生死幻境 / 267
第十章 爱有新生 / 278
尾 声 / 289



第一卷 婚姻圍城

第一章 女人品位

薛佳佳是个超级漂亮的女人，这是唐果对她的第一印象。薛佳佳留着一头棕红色的大波浪发，精致到每一个发卷都精心吹过。着装简单大方，是一件白色的V领针织衫，配着一条墨绿色的铅笔裤。最主要的是性格，不同于唐果印象中的贵妇，薛佳佳的性格很随和，面对罗律师的犀利言辞，她依旧回答得很得体，且有问必答。

不过罗禹静的观点和唐果完全不同，她对薛佳佳的评价是：“漂亮个毛线！这女人鬼扯一通，在案子里我半点都帮不到她！”

薛佳佳正在打一个离婚官司，罗禹静则是她聘请的律师。

罗禹静是个雷厉风行、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的女人。所以很显然，她和薛佳佳这种打惯了太极的女人，气场完全不搭，对案情的初步了解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展。

走出咖啡厅，罗禹静把案子的资料丢给跟在她身后的唐果，说：“下次见面我就不来了，你直接和她谈。”

“啊，啊？”唐果抱着资料愣住了，“师……师父，我只是一個小助理啊，我连律师执照都没有！”

走路脚底生风的罗禹静突然一停，回过头来目光锐利地瞪

了唐果一眼，质问道：“你大学上了四年是只知道吃饭睡觉谈恋爱吗，连个律师证都考不下来？”

“师父……我冤枉啊……我……”可是罗禹静并没有给唐果解释的时间，眨眼的工夫就开着她的最新款沃尔沃消失在唐果视线中。唐果站在原地，抱着资料，幽怨的小眼神注视着罗禹静消失的方向，嘴里嘟囔着刚才没说完的半句话，“我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啊……我考律师证个大脑袋！”

一周后，唐果和薛佳佳见了第二面。这次罗禹静果然没来，她去见另一位当事人了，是她更擅长的遗产纠纷案。

薛佳佳把唐果约到了一家甜品店，唐果拿着甜品单的时候差点将口水流到上面，羞得她脸一下子就红了。

唐果连忙把花花绿绿的甜品单推还给服务生，对薛佳佳说：“薛小姐，我们还是先谈事情吧。我是代表我们事务所的罗律师来的，她有事耽搁了，让我对您说声抱歉。”

薛佳佳很善解人意地朝唐果摇头，又从服务生手中接过甜品单，几下子就点好了小女生爱吃的甜品。她说：“我还是小女生的时候，就特别喜欢吃甜品。可是那时候家里太穷了，买不起。现在买得起了，年纪大了，跑过来吃这个又怕人家笑话。”

唐果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说：“可是薛小姐看起来很年轻呀。”

“你看，你都说了，是看起来。”薛佳佳举起一个拳头在唐果面前晃了晃，说，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？我大你不止十岁。”

薛佳佳停了一下，然后报出了一个让唐果张大嘴巴的答

案，“我已经三十五岁了。”

点好的甜品陆陆续续上来了，但唐果也不好意思吃什么。她喝了一口甜腻的焦糖玛奇朵，开始进入正题。

“薛小姐，您向法院提交了您的离婚诉讼。那您和您先生是出现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？”

“不可调和？不，我和我先生的感情一直很好。我们没有吵过架，甚至都没有红过脸。”然后薛佳佳又补充，“我先生姓沈，叫沈安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薛佳佳的嘴角是带着淡淡的微笑的。

“那家庭上的压力呢？恕我冒昧，据我们了解，您的父亲身家上亿，但几年前，沈先生还是一个穷小子。”

“哦，你是指我爸爸反对我们的婚姻，逼着我离婚？不过很可惜，爸爸很喜欢沈安，在公司里也给了他非常重要的职位，视他为自己的接班人。我提出离婚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对的人就是我爸爸，他当时气得直接住进了医院。”

“那……那您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呀？”唐果抓了一把头发，觉得自己有点能体会罗禹静的心情了。

“离婚？”薛佳佳慵懒地靠在椅背上，目光有些迷离，反复斟酌了好久，才给出唐果一个更让她崩溃的答案，“大概是女人年纪大了吧，就总想做几件任性的事儿。”

唐果平复了好一会儿，最终放弃挣扎。这让两个人后半程的交谈变得索然无味，唐果问的都是一些再公式化不过的问题。

这次的交谈结束于薛佳佳的一通电话，电话是沈安打来的。最简单不过的几句话，却让薛佳佳脸上瞬间增了光彩。

薛佳佳站起身，朝唐果摇了摇手机，说：“抱歉啦小助

理，我先生来接我了，我们下次再约。”

唐果当然说好，心里却想着这次的谈话虽然没有任何收获，但意外地可以见到传说中薛佳佳的老公，还是赚到了！

沈安的白色劳斯莱斯幻影就停在甜品店对面的停车位上，而他的穿着比薛佳佳还简单，白衬衫配着黑色紧身裤。沈安靠在车门上，显得整个人干净而挺拔。他的长相没有唐果想象中那么帅气，但微微上挑的丹凤眼，细长的眉毛，加上浅浅的酒窝，让人看起来很舒服。

薛佳佳走到沈安面前，沈安驾轻就熟地接过薛佳佳手上的包包。看见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又从衬衣口袋里拿出手帕递给她，真是体贴又不失分寸。

最直接反应女人品位的，就是她挑选的男人。在唐果看到沈安的时候，她不得不承认薛佳佳这个女人的品位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儿。

可怎么就离婚了呢？

薛佳佳的离婚案是唐果毕业后到盛夏律师事务所接的第一个案子，尽管薛佳佳并不配合，但唐果依旧很用心，想把它做好。

整理好明天要交给师父罗禹静的资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唐果埋头收拾包包打算走人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曲向歌。

“喂，大白鹅，这么晚了找我，不耽误你泡妞啊？”唐果靠在椅子背上，活动活动腰酸背痛的身子骨。

“呸呸呸！你才是大白鹅，唐小果你全家都是大白鹅！”

提起曲向歌“大白鹅”的这个外号，还要从大一新生入学辅导员点名时说起。当时辅导员挨个念同学们的名字，底下都

是鸦雀无声的。直到辅导员叫了一声“曲向歌”，唐果在下面很自然地接了一句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，引来一阵爆笑。那时的曲向歌还是一个脸皮很薄的小男生，所以他涨红了小脸，颤抖着小手指，对唐果说：“你，你给我等着！”于是唐果等来了一场两肋插刀的友谊。

“行了啊，我这刚忙完，准备回家呢，不跟你闲聊了。”

“唐小果！”曲向歌及时叫住要挂电话的唐果，说，“你这人太过分了啊，我提前告诉过你啊，今天是咱们中文班的毕业聚餐！全班都等你呢！就你没来！”

唐果一拍脑门，“我忘了。”

四十分钟后，唐果杀到了朵朵蓝酒吧。今天来的人果然不少，偌大的一个包房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唐果踢开了好几个酒瓶子和讨厌的大长腿，才坐到曲向歌身边。

曲向歌递给唐果一瓶啤酒，看到她一身来不及换掉的工装，开始揶揄道：“哟，进了大公司架子就是大了啊，参加个同学聚会提前预约都不行，还得三请四请的。”

“得了啊，收起你贱兮兮的嘴脸。我就是一个还在实习期的小助理，连正式的聘用合同都没签呢。”

“你就知足吧，咱们法学院多少才子才女挤破头都挤不进盛夏，你一个中文系的居然混进去了！哎，你跟哥说说，你是不是跟你们家老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啊？”

“呸！我连我们家老板姓什么都不知道！”唐果抬脚就要踹他，却在半道僵住了，身体停在一个特别扭曲的姿势上。

她看见了坐在灰暗角落里的白文字。

那个害羞的，在自习室里亲她一下，脸颊都会红一整天的

男孩。

那个在枫树林里牵着她的手，一走就是一下午，手心里都有汗水了还不愿意放开她的男孩。

那个在他们最困难，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，一边努力学习，一边还出去兼职赚钱的男孩。

也是那个男孩，亲口对她说：“我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，这样吵来吵去的没意思，我们都各自冷静一下吧。”

或许爱情终究会是这个样子吧，爱到了尽头，终会不屑一顾。

白文字的目光已经向唐果看了过来，唐果撇撇嘴，悻悻地收回脚，伸手懒散地搭在曲向歌的肩膀上。她歪着头，一手摇了摇手里的酒瓶子，另一只手指了指坐在不远处的白文字，问：“他怎么来了啊？”

曲向歌顺着唐果的目光，自然也看到了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，坐在角落里的白文字。曲向歌尴尬地挠挠头，说：“那不是什么，我之前不是说了嘛，毕业聚会全员到齐啊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曲向歌也有点不淡定了，“唉，真不是我说你们俩啊，小两口有什么事不能解决啊，非闹得关系这么僵？”

辛辣的酒顺着喉咙进入胃里，在酒精的挥发下，好像所有的委屈也膨胀到了极点。但话到了嗓子眼儿，最终变成嘴角边的一丝苦笑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是挺好解决的。”顿了下，唐果又补充道，“我不该犹豫这么久的。”

整场聚会，同学们有哭的，有笑的，也有抱在一团疯狂喊叫的。这是对青春的不舍，也是对初涉社会迷茫的宣泄。只有